

# 卷四十二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臣并李善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州學司書蕭鵬校對  
州學直學陳烈校勘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又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又與吳季重書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魏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也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公為司空召

為軍謀祭酒轉丞相舍曹屬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善本有猶姻嬖之

義恩情已深遠異之恨中間尚淺也銑曰猶如也言姻嬖之義亦如舊不移曹

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貴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善曰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壻毛詩箋曰重婚曰嬖具志曰策弟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

弟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孤懷此心君豈同哉

齊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

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心忿氣善本作危用成大變翰

因事緣情有所侵奪取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解信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

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策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詔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舍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文選卷四十一

七

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良曰韓信為楚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持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致發兵襲呂右太子范擘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權不平光武知之及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尚考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統曰陳豨反高祖與綰俱擊事覺高祖召綰綰稱疾不行則是愛畏高祖已有嫌隙故爾淮南正英布聚兵謀反為中大夫賁赫上書告之事既漏洩布便發兵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景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發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景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發

徐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通令匈奴兵擊燕徐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通令匈奴兵擊燕通諒論他入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通諒論他入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齊通謀徐所上使使召緝緝病於是上曰緝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鼓越盛其驕以締賜者侯全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同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以締賜者侯全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同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孤與將軍恩如骨肉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向背軍謂孫權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背軍謂孫權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前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往朱浮顯露之奏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  
 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  
 恃功發挫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  
 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  
 子之難善曰魏志曰劉表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表紹  
 之難謂表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以朱  
 浮為幽州牧奏德陽守欽寵無匿張勝貸故之變良曰  
 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亦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至胡乃為人所說曰公何不令  
 燕王盧綰之臣也高祖與綰擊陳豨陳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至胡乃為人所說曰公何不令  
 擊燕兵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乃許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  
 為亂變言推無此皆是自為之也善曰張勝有故於胡  
 盧綰匿之而加恩匿有陰搆善本賁音肥赫之告王英布陰  
 謀反叛其大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向曰言非與虛而忍  
 夫賁赫告之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命謂天子之命碩交  
 絕王命明弄碩交實為佞人所搆會

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弄交實為誦佞之人  
 折搆作會台也當非權獨成也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  
 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  
 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  
 形設象易為變觀古亂互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  
 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  
 有告曾參毋毋不信又有人告之毋又不信須臾又有人  
 告之毋乃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善本有丈夫雄心能  
 投桴而起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善本有丈夫雄心能  
 無發憤善本作憤發二字濟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  
 理動以辱驅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善曰吳志  
 曰周瑜云受制於人昔蘇秦說韓着以牛後韓王按劍作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向曰蘇秦說  
 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  
 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  
 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以  
 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

堅策

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  
 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欲彊韓之名、  
 雖死、其不事秦、延叔望、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  
 也、從或為、**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發**、計反、統曰、仁君推  
 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推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  
 臣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經注曰、  
 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忿恨謂敵國之患難也、不能  
 復遠度、各孤心、近慮事勢、**遂齋**、子夷見薄之決  
 曹公之心、謂

**計秉翻然之成議**、良曰、齋持也、秉執也、言推持相輕、持之  
 史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向曰、劉備蜀帝也、推  
 以為扇、接豐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與之結好、聘問相通  
 也、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想暢本心、不願於此**  
 也、統曰、暢通也、言我想通豫推本  
 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孤以**、善本有  
 之字、**薄德位高**

秉

**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運善本  
 幸將發泰平也、運會也、**盪**、善本  
 字、**平天下、懷集異類**、良曰、盪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  
 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接護也、  
 隙、離也、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為老夫包**、善本作**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海內曰  
 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  
 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  
 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己、遂不備鄭、鄭於是  
 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  
 有此謀之詐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  
 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  
 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有鄭武公伐胡、先  
 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  
 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也、乃使仁者、翻然自絕、銑曰、言推恐我陰有詐謀、以

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翰曰、小事謂

好、謂婚姻、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

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平

數、上曰、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

水軍所能抑挫、善本有也、字銑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

疫、死者大半、而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

挫者、取言欺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彈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輔以曹

留曹仁於江陵、周瑜守之、歲餘所殺傷甚、梁仁奔城而走、

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

也、彈盡、徙後、侵陵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

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

俱進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斃死者

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

相守、歲餘、所殺傷甚、梁仁奔城而走、其

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

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之地、故曰、與其餘也、非相侵割者

言無傷於孤也、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

君、實與取餘地耳、列子、孟孫賜謂禽子曰、思計此變、無傷

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

引也、朱、舖守洛陽、光武招之、曰、來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

水在此、故曰、指何為誓、言推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舖、君之負累、力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銑曰、高帝即位、田橫逃、海中帝使謂之

尚、與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

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  
美譽善曰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謀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  
說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  
乎繡曰大司徒公被害繡與其謀誠知果深不敢降耳  
繡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  
彼美孟姜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至善本作九  
德音不忘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至善本作九  
江貴欲觀善本有灤又子小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  
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灤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  
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定之非有攻吳  
之計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  
水軍自混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推  
所畏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蘆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  
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一將恐議者大為已榮  
院我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切

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翰曰是時江西  
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  
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善曰左氏  
傳楚子曰安人然智者之意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之亂以為已榮然智者之意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北向曰達謂達也者規度兆見也善曰金是故子胥知姑  
蘓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善曰吳王不用伍子  
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云荒廢故  
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推疆盛請地於  
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  
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反姓輔氏而智伯遂  
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  
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合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  
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  
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  
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  
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

策 今見





善曰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推也、然有所恐恐書無

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救謂其力盡適以增驕、善本不足相動、向只赤壁自引軍

已有微志、今復在遠而我起慰問之書、以納勳誠而辭順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自謀之、效學圖謀也、昔淮南信

左吳之策、善本有隗躡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

夫不寤終為世笑、統曰、漢淮南王劉安謀反信其臣左吳

九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光武時彭寵反皆受親

近婦人及官吏之計、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

人所笑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

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躡字季孟

天水人、更始亂、躡亡歸天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

遣子恂詣關、躡將王元說躡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

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隗躡書梁王不受詭勝

心然元請遂反、欽龍已見朱泚與彭寵書、梁王不受詭勝

寶融并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君少留

意焉、善曰、梁孝王怨表盡逐與公孫諸羊勝陰謀刺殺表

王出之詭勝皆自殺、上遂怒解也、不受謂出之、後漢寶融

行河西大將軍、事關光武即位、欲心歸光武、辨士張玄說

逐之、不可歸漢、宜各據土地、可為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屏

寶融也、既覺、謂其事理也、願推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

策

輿

請

策

策

策

策

策

外擊劉備

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推委以文武內外之

以效

赤心用復前好者

善本無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

爵坦然可觀

然寬也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

安全之福

向曰謂不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謂向曰

兼受利二

若忽至誠

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

善本作加

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

善本作

之賊大雅之人

善本有

肯

為此也

統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

起兵甲是善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

親愛也

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

不羣

河間獻王近之矣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

去恨順君之情更以

善本作

從事取其後善

翰曰若欲歸

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

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善曰史記曰

王溫舒徒諸名禍猾吏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

處一焉

向曰效力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

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

也一計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揚州漢

皆言交州為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

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詐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

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馳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疫旱並

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

多擊具云云謂辭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良曰謂憂人然道

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翰曰未信有降者

有早度之災，若乘遇此敵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善曰：左氏傳曰：秦亂，使乞雅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

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推言我與望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疏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

致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眾善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中，是善本無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

之義。濟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推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以爲德善也。牽引也。善住同。

勗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善本無朝歌令吳質書善曰：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爲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十八日，丕白李重無恙。向曰：丕文帝名，李重吳質字也。恙，憂也。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善曰：吾聞有官守者，不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謂相思也。善曰：願言得其職，則去五臣注同。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良猶實也。任堪也。善曰：毛詩曰：願疋下所理，俗字。僻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選百氏

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賈固游焉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百氏謂百氏諸子書善曰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莊子

孔子謂老則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博奕善本作六博○博向曰彈棋博奕並戲玩之事善曰藝經曰棋正彈法二人對局台黑棋各六枚先

角並說曰彈棋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棋子也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銑曰娛樂也哀事謂箏聲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濟曰旅食也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食也士乘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同乘

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馳輿輪徐動賓善本作參字從無聲

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

來愴然傷懷銑曰悲笛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谷子妻曰樂極必哀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常如此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

長逝化為異物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窆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

變化無方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向曰每一念樂死生皆異物也之方今

麤賓紀時景風扇物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

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善本有而邀

遊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邀遊遵循也從者鳴茄以啓路

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後車謂引前也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

善本無遊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邀遊遵循也從者鳴茄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後車謂引前也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

也。善曰。毛詩曰。命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時異

謂此時不同游也。特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

思。為勞如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

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自愛。丕白。向曰。屬使也。鄴。鄴

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首。善曰。是時魏都疫。病諸友多死。故

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

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

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善曰。行謂四時

往復也。善曰。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古之思何

日行猶且也。善曰。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古之思何

可支。善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不支。不能相支持也。善曰。雖書疏往反。善本作未足解其勞

結。憂心之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遊。痛可言邪。善曰。遊。逢也。徐幹陳琳應瑒。昔日游處。行則

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史相失。向曰。輿。車也。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

善本有也。字。說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謂百年

已。既分。可長共相保。善曰。百年之歡。是已。善本有數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善曰。零。頃。撰其遺文。都為一

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

逝

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論曰壤土也。可復道也。觀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能以名節自立向白

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負小瑕少能

大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本暫切善寡欲有箕山之志

可謂彬彬君子者矣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

貌偉長徐幹字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

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曰著中論二十餘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徐幹

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典雅足傳後代言此子之文為不

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良曰德應瑒字斐然疆為之辭述

成章又曰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

述而不作良寶也間善本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救亡淚既痛逝

者行自念也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孔

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銑曰孔璋陳琳公幹有逸氣但未

遭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齊以道盡也言未盡美

人也善曰言其詩之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

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仲宜獨善本作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翰曰仲宜

善辭賦其體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

無過也善曰言仲宜最少續被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

或為獨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

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伯牙善鼓

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

也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作一

時之雋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今之存者已

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善本

字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

矣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

所懷萬端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善本無通夜不

瞑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

言年已善本無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向曰通連

更猶歷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

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銑曰言非一獸得證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德不及

光武齊光武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

之光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善曰法

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動見瞻觀何時易去去

恐求不復得為昔日遊也良曰言既非材而慶重位與動

皮之遊善本無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愛古人思乘

炳字善本無燭夜遊良有以也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

攀援而壯之故乘燭夜遊實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

徒徒不努力老大乃傷悲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始又始古詩曰晝短  
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  
述造否善本作不字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向曰頃近娛樂  
頗少也否謂述

### 與鍾大理書一首

鍾自玉决意願得而難公索使弟子建因人談  
之絲即送决太子作書與之爾善同銑注

### 魏文帝

五臣本無魏文帝三字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德曰孔子云君子比  
珪於玉焉願顯印也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

晉之垂棘魯之璆

余璠宋之結

綠楚之和璞

良曰皆美玉名  
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謂秦玉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  
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魏翰曰

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以獻魏王王召玉工觀之工曰此天  
下寶也王問其價工曰此價無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以一

觀之玉乃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  
者蓋廣言以示貴善同翰注

有耕疇昔流聲將來日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銑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知其晉寶遂  
許之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其璧是為雙禽禽獲也

善同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齊曰趙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  
使人求趙王願以十五城易璧

趙王使蔣相如奉璧於秦王相如視秦無意與城相如乃  
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秦王乃以璧却投相如相如持璧怒

髮衝冠曰觀大王無與城意臣復取璧王必欲殺臣臣頭  
與璧俱碎於柱矣抗立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屬義

通乎至德竊見玉書稱美善本有

玉白如截肪

方黑譬純漆赤擬

雞冠黃侔蒸栗

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  
也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

有如此色也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  
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

厲

在腰曰側聞斯語未都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

景行私所慕仰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善本有也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謙 去

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良曰因仲茂時為子建先容以勸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也善曰說文曰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說文曰拊

篇以讀揚麗質丕白

與揚德祖書一首

善曰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變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人優

曹子建

慎白數曰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翰曰漢南荆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漢飛揚也

朔北也

善曰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吳州表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絮如霜

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鷹揚

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

振藥於海隅

向曰青土謂青州海隅東平濂文也善曰徐偉長居此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

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德祖發跡於此魏

足下高視於上京

清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都也善曰德祖南頓人也

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登之後地於大丘中衛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類八

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翰曰該適類下悉盡也八紘八

網之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紘淮南

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鸞善本傳

軒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無也字說曰鸞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善曰韓詩外傳

下

之

蓋胥曰、鴻鶴一舉、千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  
善本有、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

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前有

書嘲之、反作論、去盛道、僕讀其文、善曰、子建前有書與陳

論其盛道、而讚美、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

鍾子期、吾亦不能妄、善本作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鍾子曰、

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善本有著述、

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者、善本有應時改

定、善曰、荀子曰、自人道我善者、是昔丁敬禮嘗、善本作作

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善曰、若人辭不為也、善曰、

以小才不隨此人、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善曰、論

語曰、行人子羽、備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

論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說曰、

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善本吾自得之後、

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善本文之佳麗、善本吾自得之後、

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善本後代誰知、子建、善本吾常

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

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見也、善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

能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善

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

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善本蓋有南威之容、乃可

以論於淑媛、善本有龍淵、善本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

斷了割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姬也美  
 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新割此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  
 章也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  
 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  
 擊鴻鴈水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哥文章  
 拮居之利病統曰逮及也拮備撫拾利善病惡也言備  
 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  
 文曰詞大言也又曰拮備引也

紫五霸於稷下一且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下者甚眾而田巴毀罪五帝  
 三五五霸而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毀也五帝謂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  
 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在見而謂曰今楚軍  
 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及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  
 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衆音人背惡之田

巴於杜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善曰漢書劉生之辯未若  
 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餘同濟注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善本無息乎翰曰劉季

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  
 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

有好尚蘭芷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良曰蘭芷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  
 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

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善曰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善本

字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向曰咸池六莖黃帝

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  
 於是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

作六莖樂墨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轍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恩未易輕棄也

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  
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眾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  
夫之言言我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善曰漢書  
曰小談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辭賦小道固  
相於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

未足以揄揚大義章善本作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銑曰章明也揚雄為郎每戟

夫不為也善同銑注吾雖薄德善本作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

國流惠下民建求世之業流善本作金石之功謂諸侯金

石言堅不朽也善曰國語曰勳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

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成休求世無窮吳越春秋樂

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

皆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則

則五臣本將來庶官之實錄無則字辯時俗之得失向曰庶眾也

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善曰班固漢書

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

善曰通古今之義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善

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非要召之皓

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勲惠子之知我也翰曰要約

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

有此言而不勲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植

之不勲恃鮑子之知我

待博

與吳季重書善曰典略曰贊出為朝

歌長臨淄侯與贊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四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在卧反向曰

於別遠會希希本作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善本作觴酌

陵波於前笳籥善本作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

善本作虎視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

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

飲食自歌自舞謂蕭曹不足疇善本衛霍不足侔也良曰

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

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雖不得

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華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

若無人指于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當斯之時願舉泰

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箏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善曰尚書曰

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夫之樂哉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酒盃也言飲酒速

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然

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

裁廣雅曰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曰

日

日

日

日

日

臧

速扶

木

相見日也、速過也、參商二星各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  
 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關也、善曰、左氏傳、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居帝  
 不瀆、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  
 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思故善本有、抑六龍之首頓羲和  
 之轡、景之遠、思抑止六龍頭下其轡、使曰留而不去、善  
 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作良久無緣四字、良曰、若  
 執之而不去、閉濛汜之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  
 無由緣懷、總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善曰、楚辭曰、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水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  
 汜、仲長子昂言曰、蕩蕩乎若、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善曰、反  
 側謂眼不熟、如何、如何、猶奈何也、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弄春榮、瀏若清

曠

風、說曰、鄙問也、彈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  
 也、善曰、答賓戲曰、擗濛濛如春華、毛詩曰、言甫作頌、穆如  
 清風、楚辭曰、秋、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善曰、擗遠也、復其諸  
 風、瀏以蕭蕭兮、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善曰、還所治謂休治  
 治謂朝、可令憲、善事小史、善本、作、諷而誦之、善曰、憲事謂  
 歌也、者、質為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史也、善曰、周禮、言、善本  
 曰、諷誦言誦、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言、善本  
 字、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難之也、善曰、猶  
 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  
 貴矣、說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貴  
 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  
 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  
 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夫君子而不  
 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

卷四十一

二十一

一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此五臣本無墨翟不好妓善本

從人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善本無而值

墨氏善本作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

非妓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又

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自善本無得者善本有也良曰佳善也言求而

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其質為政故有善也善曰

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

而得之且改轍而善本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

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

移政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其質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

而為政理非楚之教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

治故願質勉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若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

太子于戚將戰鮮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

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

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教鄭自適對嘉賓口授不悉

子產而云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向曰對容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

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

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

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

墨翟之為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濟曰惠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躔也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里微也

良曰躔地小而相連貌也善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爲觀山外東嶽而知衆山之地躔也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況介丘乎字句蓋李重自況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

之富也善本無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越失也謂質前

從朝政至郡又從郡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

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

故也惘若驚懼貌猗頓古之巨富人也善曰尚書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

長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

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

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

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

何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微息不可計質擬

王公雖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載國策魯連說

後相國曰馮毛之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善本

輕也而不能自舉字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義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

齒關也言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善曰三輔舊

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楚辭曰坐堂既威儀衡替言辭漏潔思列反齊曰替失也

伏檻臨曲池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善本

儀戲笑談弄言辭穎之才善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媿慙也平原君

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俗若錐之處囊其末必見今

汝來有所聞先生者是先生無所也毛遂曰臣若早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驩爰三窟之效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田

交謂門下客誰習會補能爲文收債

計

於薛乎、馮諼曰、臣能及之、文謝之曰、先生不羞乃有意為吾收債乎、諼於是約車載券契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文曰、視文家無者市之、諼至于薛、乃召諸人、償者盡來、合券既合、諼矯文命以債賜諸人、券無者乃其券、人皆悉稱萬歲、諼遂還、文曰、何市焉、諼曰、臣竊計宮中多珍怪狗馬寶外、願美人充於內、所寡者義耳、今日為君市義、文曰、若何、諼曰、臣矯君命、盡以債賜人、而燒其券、人皆稱萬歲、此市義也、文不悅、後齊王兗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老攜幼、迎文於道、文顧謂諼曰、所市義者、文今見之矣、諼曰、狡兔死、所以兗於死者有三窟矣、今為君一窟矣、諼更為二、諼乃西說魏、魏王使持黃金千斤、車百乘來聘、文此二窟也、齊王聞之、懼又持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文使反、魏又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既成、還報文曰、三窟已成、君可高枕而為樂矣、善曰、僕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馮諼事見戰國策、**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代之、魏

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

**愉**、邑者也、說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若

**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字無**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

**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去非鄙

**入之所庶幾也、**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

也、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向

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音尊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說曰、服令佩劍、印黻冠、投**鑽、仲**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濟曰、仲父孔子成、老氏君子也、

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

善曰仲父仲尼也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良曰清醑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于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使亦將醉飽也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醑又曰嘉肴腍臄使

西施出帷模一母侍側斯盛德之所昭明哲之所保也西施美女也模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實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養明智所安也昭獲哲智保安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號而不得見兮媒母勃骨而日侍周易曰若乃近者

之觀實蕩郤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仕飲秦箏發微

二八迭奏銚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也善曰楚辭曰挾素等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

起舞靈鼓靈鼓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填蕭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作右耳嘈嘈而善本無聞情作於

歸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宣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謂可北懽肅慎使

貢其楛夫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懽震懽也楛矢箭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賔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貢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陳陳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祭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

名也祭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還治諷采所著

觀省思英瑋寶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無也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伯銚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伯享之七子從鄭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眾賢所述

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伯銚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伯享之七子從鄭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銚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伯享之七子從鄭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詩也。七子謂子展伯有子西子太叔子產印庚。公子段故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善同說注。質小人也。

無以承命。才以承君命。又所答。既辭醜義，願申之再三。赧

然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三，小雅曰：面熱曰赧。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官名，蓋休職發

字之有乎。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發

誦之者。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而重惠苦言

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

書曰：豐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

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年，言久也。雖無德，必與下人用歌且

舞。善曰：准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飽

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

不以。吾號朝歌，墨子迴車，詩曰：雖儒墨不同，因善本作

以久矣。非樂不同，亦以久也。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說

五百人曰旅，言朝歌縣小，不足為揚名。善曰：左氏

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巧。善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

朝歌小邑，不足見譽。善曰：司馬法曰：六尺

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文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墨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

出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

獲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善本有也。何以行千里之道

濟，以致獲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善曰：准南子

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獲猴於檻中，則與騶同，非不巧捷

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詞。說曰：恤，質

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善曰賈弼之由公表住日備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發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

故為報五  
臣住同

璉其白昨者不遺猥見

何照臨至璉處

雖昔侯生納顧

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

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吳李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

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外嘉即君謙下公之德內幸頑才

見何誠知己

銑曰嘉善也即君謂炳也頑才璉自謂也言炳見我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太尉璉

踴五臣本  
作踊

善曰故

歡欣踴躍情有無量

昔亮濟曰嘉

是以奔騁僕

御善本不作  
御僕字

宣命周求

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宜陽書喻我教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琰

於詹何揚情說於范武

翰曰陽書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

而不售人間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書曉喻詹何今其釣之揚情言說范武使其

辭之善曰說范武曰密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

揚驕也其為魚味薄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妨其

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

書所謂揚驕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以詹何

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鉤為鉤荆棘為竿荆粒為餌而引

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外概甚平遇客甚謹為

者揚情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至售日人畏焉

驕

令也

以不用也故使鮮魚出自善本作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

也芳旨美酒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銑曰俎几也言繁布於几也

也飛騰言盡速也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勝爵鄭玄曰今文勝

多作騰牙曠高微義渠哀激濟曰牙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

也激重也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發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良曰漢朝惟夫字仲孺有

其侯仲孺不敢辭有姊服而與之行也同產謂姊也陳遵

字孟公嘗有所部刺史奏事過孟公值孟公方飲刺史侯

孟公醉突入見孟公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

良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翰曰驪

流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宜展善曰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發去歌之

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向曰惟

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思言宴

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

命謂炳有使來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良

也濟曰漳水名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善曰伯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翰曰文綠之鳥也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

流而不反采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

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志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及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緞請飲非

王許諸子假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  
 山北眺方皇左右惟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  
 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曰  
 善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  
 公羊傳任不獲侍坐良增愜愜善本作邑色銑曰不得往  
 日適遇也善曰邑色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善曰邑色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因闔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良曰詩云云叔田巷無

如茶闔拔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同良注王肅以宿德顯授

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賁有萬里之望翰曰宿舊也

技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

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

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復復超

起宿德論語子曰後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

於故枝向曰傳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

善曰相子新論曰昔廢淵有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銑曰

獨居貌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塊然汲黯樂在即累

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濟曰言千載思度

也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善曰漢書曰及黯字長孺并淮

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德非陳平門無結

駟之跡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學非揚雄



堂無好事之客翰曰楊雅嗜酒而好事者載善同翰注才劣仲舒無

下惟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董仲舒常下惟讀

机榻幸有表生時步玉趾推蘇不爨七清談而已有似周

黨之過平閔子濟曰机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表生

比也推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

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瑋有似此者善曰左氏

傳楚宰選啓疆謂魯侯曰令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

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推蘇後爨師不宿飽晋灼

曰推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夫皮朽者毛

落川涸者魚逝翰曰逝謂死也善曰蔡邕正論曰春生

者繁榮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向曰秋物雖榮

符

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悵恨哉

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想還在近故不益言

璩白得作書以戲之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

應休理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良曰礫石

石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處涼臺而有鬱蒸刺

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

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翰曰憩息也向

机 今

日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側身備行以求雨也言宜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善曰  
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奠玄曰言無所庇蔭而  
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濟曰土龍泥人並  
祈雨之物也

也玄寺謂神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  
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間里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

用物若用朱絲約狗若為土龍以求雨狗待之而求  
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

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

毛嬙猶供醜也高誘曰供醜請雨土人也司馬脩之歷旬  
應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靜無徵效良曰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鏡曰在  
於精誠知

恤下民善本作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翰曰恤憂  
也暴露謂

夏禹之解居陽盱盱善本浚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

流辭未卒而澤滂沛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  
言未發而水洽矣旋流不息也湯大

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善本作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剪爪且侵肌乎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  
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

至善曰則湯在桑林之禱自割髮剪爪以為犧牲雨乃大

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斷其手自以為犧用周征殷而年

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  
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也善曰左氏傳

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齊莊曰昔周飢克穀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

雨尚書曰惠迪吉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向曰恐其不  
從遂凶惟殷豐

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章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此書言發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璩曰間也

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埽塗善本作雨師灑道向

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埽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

松子為按戀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良曰言

止之慶則酌春酒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去大

厦善本作夏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

厦清涼已過大厦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厦大屋也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厦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

涼或作脣善本寸肴脩味踰方丈銑曰厚四指曰脣肴肉

過方丈之食踰過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

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

目不能備備視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濟曰陂塘

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

驛日向曰春芳香華崇充也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德

善曰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弋下高雲之鳥

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上文弋下高雲之鳥

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便嬛一掃妙何其樂哉雖

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也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楚王解京臺不志歸不

比

文選卷四十一



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儉何之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

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向曰金

日碑張張安世子孟雷光字也並用勞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箭驟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

仲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爵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

善曰漢書金日碑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宜元已來為侍中

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惟南子曰夫乘舟而感

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寐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

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隴西之遊

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說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

子寧曰免於罪後良曰子路從夫子之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夫子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從蹤此丈人乃養雞

種黍以為舊家事善曰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曠畜雞

種黍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說曰精思也墳籍為典

身行道揚名無成善本 游言以增色色翰曰游言謂不當言

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向曰郭外

曰野謂負郭之田也善曰爾廣開土宇吾將老焉說曰

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善曰劉杜二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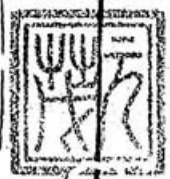
數往來宋明之期已復至矣良曰劉杜友人也是生者有

爾雅曰夏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本作近故不復為書六

為朱明字 爾雅曰夏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本作近故不復為書六

見在近故  
慎夏自愛  
向曰慎夏熱之  
瓌報  
善本

文選卷第四十二



東洋文化研究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